

杜韻著

中興書店出版

州
北
風
外
陽

MT
J216.2
140
2

杜
都著

湘
北
逐
斜
陽

中興書店出版



3 2173 0210 2

湘北逐斜陽目錄

頁次

- (一) 澤國與山城……………一
- (二) 兵荒馬亂之夕……………九
- (三) 一場惡戰……………二一
- (四) 洞庭吞落日……………三三
- (五) 上將軍……………四三
- (六) 曙光第一綫……………五五

目錄

錄

目

一 澤國與山城

從岳陽樓頭西望洞庭，但見水與天齊，一望無際；蘇州才子范仲淹，曾在這個古色斑斕的樓上，大做其文章，最得意的是一篇「岳陽樓記」，完全係寫實的紀述文，不像那些幻想空想的文字，可與柳宗元的永州八記並稱，王勃那篇誇大狂拍馬式的滕王閣序，決不能與之相提並論，實是一篇極有價值的文章。我最愛讀其中「橫無際涯，朝暉夕陰，氣象萬千」這幾句，把這個江漢平原上面的水鄉，可以說全部裸露其輪廓了。

提起「雲夢澤」，稍爲留心掌故的人，那個不注意過？戰國七雄對峙時，楚國的經濟建設和國防佈置，屈原那部具有不朽聲價的傑作離騷，以及「楚雖三戶，亡秦必楚」的不屈服精神，都是發源於雲夢澤。當時的那裏，是政治的核心，是經濟的要區，是國防的重鎮，又是產生偉大文藝作品的所在，且係發揮不妥協幹到底精

神的地方。

周圍八百里的洞庭湖，吸進了湘、資、沅、澧四條河流，又迎入了滾滾西來的長江，構成了水道四出湖泊棋布的局面。照地理學上的名詞說來，那不只是平原，不只是盆地，而為不折不扣的低窪。那兒的水波，吞沒了大地，製造了沃壤，提高了經濟價值和文化水準，好像與水爭地的荷蘭一樣，所見到的只是水，到處洋溢着水的浪花。荷蘭低地的西部，有一個叫做「鹿特丹」的要港，我們的洞庭湖畔，亦同有一個諧音的「鹿角」，天下事真可謂「無獨有偶」呢。

關於雲夢澤的位置，史地家又有如下的解釋：

「湖廣低地，係西南高原與東部地壘帶間的陷落地段，南以洞庭湖為總匯，會合湘資沅澧諸水；北則以漢水為主幹，集秦嶺、大別山脈以南之水，咸會注於長江，並於其附近形成多數湖沼，即古所謂雲夢澤是。周圍則構成廣大的沖積平野，故亦稱兩湖盆地」。

不管世人如何解釋，都以我國第一大湖的洞庭爲中心，它係長江和湘資諸水的吞吐口，在其週圍點綴着許多湖澤，這就是兩湖低地的重點。

說到雲夢澤，令人很容易連想到三湘七澤來。三湘是什麼？有的指爲地名，係湘陰、湘鄉、湘潭；有的目爲水名，係湘水的上中下流，分灘湘、瀟湘、蒸湘三水；更有的則把湘省劃分三部，代表着湘北、湘中和湘南。至於七澤，有人則謂其在漢水與洞庭之間，有人則稱其環繞洞庭附近。什麼叫做澤？澤係「水所匯也」之意，凡屬低地的區域，則水流所經，聚而爲湖、爲泊、爲沼、爲澤，這是「水勢就下」的一定道理。七澤的「七」字，係形容其數量之多的意思，我國古代常以「三字代表「衆」之義，七較三多一倍餘，其數最自更富。現且不談漢水長江流域間的湖沼，單舉洞庭湖邊的週圍，就有翁湖、微湖、紫蘆湖、荷葉湖、古家湖、楓橋湖、斗子湖、角子湖、青草湖、七里後湖等等。卽素以水鄉馳名域中的江南，亦沒有這麼許多大大小小的湖澤。世界著名多湖國的芬蘭，且不過如是。唐朝宋之問詩云

：「澤國韶氣早」，唯其水光盪漾，故能早絕清芬。清帝乾隆游江南，游太湖，歎爲奇觀，而有「太湖三萬六千頃，一望茫茫無止境」之句，如叫他到這澤國中心的洞庭來，當使他不單是崇拜太湖了。

水多的地方，必定是交通便利商業繁盛的處所，在民智方面，亦較多冒險性與進取心。我國最古文化的發源，起於黃河的上游，緩緩的向東南移，而及於長江、珠江等流域。經濟學家劃分經濟本質，亦分爲湖泊、河川、海洋等三個時代；湖泊經濟係原始的蓄積資本，河川經濟已是交換的商業資本，到了海洋經濟，則爲國際往來的金融資本了。水鄉得風氣之先，常是經濟的尖端，世界有史以來的通都大邑，那個不建立於靠近水邊？水，不單是人們生理上的要素，且爲精神生活和物質生活的恩物啊！

不過，水也太軟弱了，太單調了，有水而無山，則易使人頓興寂寞之感。剛性的山峯和柔性的水流，配合起來，方能構成一幅自然的畫圖，有如美人嫁給英雄似

的，這樣纔能相得益彰到好處。我國江南的湖川雖多，可是山巒太少，秀色有餘，雄姿不足；我國西北的黃土層高原，和西南的橫斷山脈高原，則又覺得山雖雄偉，但水利奇少，即有少數細流，亦多急湍深淵，襯着兩旁的斷崖絕壁，極難於調和。我國土地雖大，求其有山有水、山明水秀的區域，乾脆說一句：並不多見。

湘北一方面湖泊河川，觸目皆是；一方面則九宮山脈自東來，武陵山脈從西至，雪峰山脈由西南來會，這三條高聳的山脈，集結於湘北澤國的四週，環繞洞庭湖的岳陽、平江、湘陰、益陽諸縣，它們一面是水鄉，一面又是山城。

山多變化，水多奇觀，山有山貨，水有水利，溶合山水於一隅，於是益顯出山之峻水之秀。這個山川的結晶品，自古到今，爲文物最富的一個溫室。

追求唐虞郅治和染有烏托邦嗜好的人，都很贊美陶淵明的「桃花源記」；此一流傳極廣的記事，是由武陵山脈所孕育而成的。「武陵人捕魚爲業，緣溪行，忘路之遠近，忽逢桃花林，夾岸數百步，中無雜樹，芳草鮮美，落英繽紛」，這是多麼

美麗芬芳的一個花市，雖有花市盛名的奧京維也納，亦難窺其項背；「初極狹，纔通人，復行數十步，豁然開朗」，這是多麼與妙奇異的境界，直可與「天方夜譚」等說部媲美；此後文中所述的種種昇平樂事，實係人間仙境，「不知有漢，無論魏晉」兩語，更令苦於專制政體的人們，念念不忘，津浦樂道！

遠者姑不論，就從現代說起吧！一般青年男女所喜唱的「桃花江」，其地理的背景，便在益陽，詞句萎靡，係一關要不得的濫調；可是那些血氣方剛的青年，竟人人會脫口而出一唱百和，無論如何，我們不能否認「桃花江」一曲，對於我國青年的影響，雖是很容易麻醉青年頹廢青年的壞影響。

還有一種所謂「江湖奇俠傳」，憑空虛構出許多不近情理的奇蹟，表示人類可以絕粒離塵，過着「超人」的生活，害得一般智慧初開的小孩子們，中了奇俠的毒，隻身的或結伴的求仙去。我國對倭抗戰後，還有一些人，夢想神仙出來主持公道，亦有人苦思奇人俠客，一下子把日本鬼子打下海去。這種不科學悖情理的念頭，

可憐亦復可笑。

武陵山脈的雄偉秀麗，故能產生陶淵明的桃花源記；益陽當資江入湖之處，風物清幽，故無聊文人得據之製出桃花江曲；平江背倚幕阜山，峰迴路轉，山勢撲人，故那些不倫不類的游仙奇俠江湖好漢，便爲假託的資料。這叫做作品的地理背景，並不是偶然的事。從這些作品上，又可反映出湘北的「地方色」來。

幕阜山係九宮山脈的一支，突起於平江的東邊，山間居民，強毅勇敢，太平天國的時候，能够保衛家鄉，給太平軍以很大的打擊；歷次內戰時，幕阜山中的壯士們，亦有過大獻其好身手的好機會；最近的湘北大戰，那裏的村民，殺死了不少的獸兵，完成了長沙大會戰的大勝利。下面摘錄幾首幕阜山的山歌，可當這一地方的介紹：

(一)

「通城南，幕阜山，往西南，是長沙；往北看，大武漢。望到洞庭湖裏船，四圍

山色真好看，真好看。

(二)

幕阜山，出好漢。靠住山，吃山珍，粗布衣，也安閒。崇山峻嶺把路擋，出門頓感行路難，行路難。

(三)

山既高，水又狂，幕阜山，好戰場，易侵入，難生還。山中好漢誰不識？打平天下實等閒，實等閒。

二 兵荒馬亂之夕

九月下旬的天氣，秋色已很深了；陪着深秋而來的，白天的時間短得多，而週遭的氣候亦顯得冷了。

蕭瑟的秋意，像一層清冷的薄霧，籠罩着寂寞的大地。

××鎮是汨羅近郊的一個小鎮，倚嶺傍湖，青山綠水，風景倒還不錯。粵漢鐵路從這裏貫通南北，帶來了不少新的風氣和新的東西，汨羅鎮上緩緩的換上一番新型了，但這新的裝束，尙不能推廣到這毗鄰的××鎮，××鎮依舊過着古老的生活。農業社會向來就有保守的特質，××鎮是建築在農業經濟之上，所以它與新興的商業資本之汨羅，格格不相入，一個很像暴發戶的驟富起來，繁榮起來，另一個呢？則仍株守着原來的習慣，雖瀕於破落戶了，惟尙竭力支撐了傳統的門面。

楚國大夫偉大文人屈靈均，便在汨羅江上投水自盡，「地以人傳」，汨羅之名

，真是何人不知，何人不曉？那些當地守舊的人們，更有理由爲保持古色古香的遺蹟，而拒絕了一切新時代新血液的注入。

××鎮就是代表着頑固典型的市鎮。

大興祥係××鎮的一只雜貨烟酒店，兼做茶店的生意，老闆王大祥，是一個視財如命的老傢伙，老闆娘左氏，又是一個終日吵嘴的長舌婦，兩人年紀均五十開外了，平日勤儉持家，和氣應客，抱着「一文錢當十文用、一個人做兩個事」，這引小店的業務，漸漸地發達了，漸漸地變成××鎮唯一的茶店，鎮中上自大戶譚三爺，下至窮小子的張鬻鬻，都是大興祥的老顧客。倘有什甚新聞或事情發生，大興祥亦權充了議場和法庭。可以說它不單是一只茶店，兼做了鎮議會鎮公所和鎮法庭，一切立法行政司法的執行，公正輿論的發揮，都認爲大興祥是一個最好不過的場所。

新牆河那裏傳來了一陣陣的砲聲，更增加了××鎮緊張的空氣，更沖濃了××

鎮肅殺的秋氣。好在生活於那裏的人們，從岳陽淪陷以後，過慣了砲就火中的生活，他們不當它是力能殺人毀屋的砲火，而當它做過年過節點綴喜事的鞭砲呢。人們的心理一鎮定，使整個忘記了他們是站在抗倭的第一綫。

秋天的黃昏，西邊天際，掛着一抹的紅雲，鎮上日間被砲聲所攪動的居民，緩緩的恢復了寧靜的情緒，大興祥的茶市是開始了。

第一批顧客是張馨馨，和偕張同來的宋老四。

「來茶，加一碟落花生」。張提高着嗓子在叫。

在櫃頭忙於打算盤的王老闖，脫下了近視眼鏡，預備着招待客人。

「張馨馨，你好」！王老闖連忙翻閱着帳簿，接着大聲的說：「這裏你還差一千三百四十文，打算幾時要還」？

「別着急，有錢就還」。張似理非理的提出答覆。

「俗語道：人要長交，帳要短結，請先結清這筆帳再說」。

「你怕我賴麼？告訴你，莫說這一點錢，再多亦還得起」。

「不要誇口！還清了再來喝茶」。

「不還就怎麼樣」？張有點動氣了。一錢如命的王老闆，聽到這句話，那還了得，立刻離開了櫃台，跑到張的茶桌旁邊：

「不還就怎麼樣？哼！虧你說得出口，告訴你，老王不是好惹的，老王的帳你能吃得下麼」？

王老闆聲勢洶洶，張鬻鬻亦不甘示弱，兩人的爭執，漸由言語而轉入行動了。

「不要胡纏！鬻鬻的帳，就由我担保好了」。忠厚的宋老四來作和事佬。

「看在老四的面上，就饒了你」！王老闆倖倖地走開，又走上櫃台去撥動他的算盤。

霎時間，沉寂控制了這小茶店，只聽見撥動算子的清脆聲。

「爸爸真討厭！一天到晚的算帳、算錢，日本鬼子即將打到我們這裏了，看你

還能照常算帳麼？」王老闖膝下僅有的女兒小妹，從後房連跑帶跳的走進店面，她已是十七歲的大姑娘，像貌生得還可以，係一位名實相符的「小家碧玉」，鎮中有許多來作媒求親，均爲王老闖娘所拒絕，原因是只有這個掌珠，不願她早日出閣。她雖出身於商業的家庭，倒進了高小，讀了幾年書，比起他的父母來，不稍說是較有新腦筋的。

王老闖給他女兒一怔，大聲罵道：「小鬼！你曉得什麼東西？爸爸的事，你還管得着嗎？」

王小妹看不是勢頭，跑到張宋那裏去胡扯了。

「譚三爺！什麼風吹到，難得！難得！」王老闖滿臉堆着笑容，親從櫃台上迎接下來，張宋和小妹的視線，被王老闖的聲音吸到譚三爺身上。

雕爐、矮小、小鬍子、帶手杖，一望而知他是個財主的人。

「老王！生意越發好起來」。譚三爺開口了。

「託庇！託庇！過獎！過獎！」王老闆又陪着笑臉的迎將上去。

「小妹亦越發長得好看了」，譚三爺伸出肥大的手，一面摸着小妹的頭上說，一面揀着中間最大的桌子坐下。

老闆娘聽到譚三爺一來，亦從廚房跑到店前招待，他的外表、談吐、行動，純屬一個舊式女子，一張嘴倒不停的講，活像一隻不大引人喜歡的老烏鴉。

在三爺長三爺短的一片嘈雜聲音中，三爺的佃戶宋老四走過來，帶着祈求的口吻說：

「今年的年成不大好，恐怕要減一點租，去年的欠租亦請緩一緩，請求三爺的手抬高一下！」

譚三爺的臉色，突由笑容可掬轉為冷冰冰的鐵臉孔了：

「不行！要減租還要欠租，難道除開你，就沒有人耕嗎？」三爺拍着桌子，高聲大喊：「一點租都不能減，不能欠，否則我只有另派他人去耕，欠的租一點亦不

能免」。

小小的茶店，又出現了第二次的緊張空氣，宋老四被罵得沒精打彩的走回原位，張警警很不服氣，特向三爺裝着一副怪臉。

就在這個時候，鎮上小學教師趙啓明，很匆忙的走進來：

「你們還在這裏安靜的喝茶，敵人已跨過新牆河，向我們這裏進攻了！」

王老闆像聽不見似的：

「趙先生！你這裏還有一筆錢沒有結，計二千一百文，你帶來了沒有？」

趙啓明亦同樣的好像不聽見，繼續發表其言論：

「敵閥殺人放火，奸淫擄掠，順民千萬做不得，要活就得拚！」

素受趙啓明所教導，且和他有着熱烈感情的小妹，即奔到他的身邊，像小鳥依

人一般：

「你說！你說！敵人真的會打到我們這裏嗎？我們該怎樣呢？」

譚三爺大驚失色：「那怎麼好？我的租還沒有完全收齊，日本兵來不得，這是謠言，純是謠言！」他邊說邊走，打聽消息去了。

宋老四的態度很安靜，日本鬼子的魔腳，如踏入他的田園一步，那只有與他拚命，心中沒有第二個念頭。

窮酸相的張聾聾，此時的態度有點不自然，他打開了褲帶，從密密層層的紙包裏，取出一張一元的鈔票來：

「拿頂好的酒來，兩壺，兩壺！反正給日本鬼子拿去，不如和老宋一醉」。

神經上有些刺激的王老闖始終未忘記了錢：

「聾聾！你有了錢，爲什麼不還帳？真正豈有此理」。

茶店的另一角，張啓明和王小妹，正緊緊的相偎着，磋商着去如何展開工作，外面的人聲很雜亂，行人的姿態又很倉皇。

茶店中再添了白髮蒼蒼的另一顧客：

「陳老伯！你看我們逃到那裏去？」老闆娘的小脚一拐一撇的跑去問。

「怕什麼？庚子那一年，我恰在北京，鬧什麼八國聯軍的把戲，紅毛鬼子進攻京師，亦沒有什麼大不了；我的經驗太多了，日本鬼子，怕他什麼？」老頭子很泰然的高踞一桌。

「八國聯軍和日本鬼子，根本不能一概而論」。趙啓明又發揮了他的議論：「我們如用老眼光去估計新敵人，那就大錯特錯了。」

××鎮不安的空氣，依然有增無減，驀然間，前綫又傳來了密集的槍砲聲，他們的直覺，好像敵人就在眼前。

一向瞧趙啓明不起，不准他和他的女兒親近，開口「窮小子」，閉口「癩蝦蟆想吃天鵝肉」的老闆娘，這時候的觀念突大變特變，跑去拉住了他倆：

「我向來反對你們在一塊兒，現在日本鬼子快到了，我亦管不了這麼許多，你倆就即時舉行婚禮吧，省得我多一番心思」。

在熱戀中的一對青年男女，不禁大喜過望，還恐這是夢境：「媽媽！是真的嗎？」
「？小妹紅着臉問。」

「誰來騙你！」

茶店權充了禮堂，老闆娘搬出明天祭祖的棗蔬，當做了婚宴的喜席，陳老頭兒、張鷟聳、宋老四，都做了現成的賓客，王老闆亦把趙啓明的舊帳勾去，算是一筆陪嫁的粧奩。

正大嚼特嚼大樂特樂的當兒，不知那個同他們開玩笑，說是「日本鬼子到了」！累得他們手忙足亂，而以膽量自豪的陳老頭兒，却三步作兩步的躲在櫃台下。

沒有多少時候，譚三爺又以悠然自得的姿態出現了：

「真該死，造謠的人真該死！我親到鎮上問鎮長，再由鎮長打電話問縣長，日本人根本就未南越新牆河一步，還不是和從前一樣，真是活見鬼！」

躲在店內各處的人，緩緩地聚攏下來，空氣由緊張而轉趨和緩。

「譚三爺交游廣，所得消息一定不會錯」。老閻娘第一個發言。

經此一番證實，空氣復由緩和而變成寧靜，舊日的觀感又一齊湧上心頭。

「趙啓明這窮小子，你配娶我的大姑娘嗎？」老閻娘狠狠地把小妹自趙的身邊拉開，表現着十分難看的臉孔。

「對！對！二千一百文的舊帳，趙先生你想幾時還？」王老閻露出原來的真面目：「舊帳未清，免開尊口，聽見了沒有？」

大興祥的顧客們，又照常的把槍砲聲當作爆竹聲，和過去的日子沒有兩樣，只是陳老頭兒的「牛皮」吹破了，人們不再相信他的「老話」了。

這一個不平凡的黃昏場面，代表着動亂時代的一個角落；天際的紅雲已消失了，碧油油的天空，嵌着一顆顆的星兒，放出暗淡的薄光，似在譏笑着兵荒馬亂時人們的多事。

夕之亂馬荒兵

三 一場惡戰

荆楚地處東西之衝，南北之會，自古即爲用兵之處，決戰之場。湘北適在荆楚的核心，尤爲用兵者所重視的「爭地」！

打開歷史一看，發生於湘北的戰事，可謂史不絕書：

周：景王八年（魯昭公五年）楚師濟於羅汭（在今湘陰縣），沈尹赤會楚子次於萊山（即今醴陵縣）。三十七年，秦與荆人戰，取洞庭五都。

漢：高后七年，有司請禁粵關市鐵器，南粵王趙佗，乃發兵攻長沙。桓帝延熹五年四月，長沙賊起，寇桂陽蒼梧。靈帝中平三年，長沙賊區星自稱將軍，衆萬餘人，攻圍城邑，以孫堅爲長沙太守。獻帝初平元年，孫堅自長沙舉兵，與袁術會師攻董卓。獻帝建安三年，長沙太守張羨叛，劉表遣兵平之。獻帝建安十三年八月，曹操南征劉表，表率少子琮以荊州降，操遂直下荆襄。是

歲多，左將軍劉備，取長沙、武陵、桂陽、零陵四郡。獻帝建安十九年，孫權遣呂蒙率兵二萬攻長沙，與劉備所部大戰。

晉：武帝太康元年，鎮南大將軍杜預，盡收湖湘等地。惠帝太安二年五月，義陽蠻張昌反，攻陷長沙。懷帝永嘉五年正月，湘州流人杜弢據長沙反。安帝隆安三年後，巴陵等地迭有兵燹。

南北朝：宋文帝元嘉三年春，荊門刺史謝晦反，以師次於巴陵，帝命中領軍到彥之，征北將軍檀道濟，大破晦於隱磯（今臨湘縣）。

隋：煬帝大業十三年，巴陵校尉蓋景珍等據郡叛，景珍以羅（今湘陰縣）令蕭銑爲梁室之後，奉之爲梁公。

唐：高祖武德二年，梁董景珍以長沙降唐，梁主銑遣張繡攻之，景珍潰走，爲部下所殺。翌年，遣趙郡王李孝恭等，統水陸十二軍，直抵江陵，銑中計請降。

僖宗五年三月，黃巢陷岳州。天復三年五月，荆南節度使成汭，與楊行密

大戰於君山，行密以李神福爲招討使，縱火焚其戰艦，溺赴水死。昭宣帝天佑三年二月，淮南王楊渥將劉存等，陷岳州。

五代：梁太祖開平元年七月，雷彥恭攻岳州。翌年四月，淮南軍侵軼潭岳邊境。

乾元二年，吳遣陳璋將水軍襲楚，楚將楊定真出師救岳州。唐明宗天成三年四月，吳遣苗彞等攻岳州，至君山，楚遣許德勳將艦千二百艘禦之，潛軍角子湖，使王環爲水龍領舟，帥戰艦三百，絕吳歸路，大敗吳軍。九月，荆南敗楚兵於白田鎮（在巴陵縣），執楚岳州刺史李廷規歸於吳。漢隱帝乾祐三年七月，馬希萼攻益陽，楚將陳璠戰死。

宋：太祖建隆四年，僞統軍黃從志據岳州，指揮使解暉率舟師討之，生擒從志及將校十四人，俘斬數千，溺死者衆。高宗建炎元年，金兵掠岳州，湖湘盜賊四起。八月，劉忠寇平江，趙壽復縱橫爲害，所在殘毀，民匿山谷，或泛江湖，郡縣爲墟。

元：世祖元年三月，宋鄂州安撫高世傑會鄧復岳三州，及上流諸軍，戰船數千艘，兵數萬人，扼荊江口；元將阿里海牙以軍屯於東岸，世傑夜半遁去，黎明至洞庭湖口，兵船成列而陣，阿里海牙督諸翼萬戶，及水軍張榮實等，逐世傑於湖口之桃花灘，遣郎中張鼎招世傑，世傑降，岳州孟之紹亦以城降，世傑旋仍被殺。

明：太祖洪武元年，指揮同知蔡遷從常遇春，追饒鼎臣於茶陵，下湘潭辰全道永諸州。武宗正德五年，沔陽賊楊清等僭稱天王，將軍出沒洞庭，間圍岳州，陷臨湘，刑部尚書洪鍾率兵，大破之於麻稷灘。穆宗隆慶十六年正月，李自成陷荊襄諸郡，殺湘陰王儼鈔，岳州鈕知事自戕，環湖諸縣，悉被禍。八月，張獻忠復陷岳州，出沒湖湘各地。翌年正月，武昌都督左良玉擊賊至長沙。清：湖北在清時，計有三大事：（一）明總督何騰蛟奉明正朔，率師抗清，清廷用兵數載，始將何擊敗；（二）吳三桂叛清，以破竹之勢入湘北，清兵大潰；（三）太

平天國大軍入湘，所向皆捷，清廷大震，曾國藩派彭玉麟練水師於洞庭，以三湘子弟爲基幹，卒敗洪楊。

根據上面一個大略的紀載，可以明瞭自周朝開始，即是自有史以來，負山帶湖的湘北，就是一座你爭我奪的場所。

湘北係指長沙以北的湘境而言，左托湘江洞庭，右附幕阜九宮，新牆、汨羅、撈刀、瀏陽四河，橫貫其間，丘陵峯巒，起伏於河流的兩岸。該地南北交通的幹綫有三：一爲湘江航綫，一爲粵漢北段，一爲湘鄂公路，向來是一個大好的戰場。

日本軍閥多係愛讀我國的兵書的，他們夢想着「以全力解決中國事件」，對此古戰場的湘北，不肯放鬆，所謂「中國派遣軍總司令」西尾壽造，和「參謀長」板垣征四郎，這兩個侵華的劊子手一到我國，便選定攻略長沙，做解決「中國事件」的關鍵，當時的傀儡閣揆阿部信行，對此大加讚揚，曾在華中燒殺淫掠的陸相畑俊六，亦竭力支持此議，敵軍便「浩浩蕩蕩」的爭到湘北自尋死路了。

九月的天氣，肅殺爽颯，所謂秋高馬肥，正是好男兒獻身手的絕好機會；我們忠勇的將士們，佈下了天羅地網，好讓湖沼兼山岳地帶的湘北，做敵人埋骨異邦的墳墓。

下面係湘北惡戰的紀實：

敵軍部署

敵人進犯長沙，九月初即着手準備，由鄂中鄂北調來藤田、荻洲兩師團，集中岳陽、臨湘一帶。九月中旬，敵主力稻葉師團，進出於新牆河北岸草鞋嶺、箕口、新牆、榮家灣之綫，擔任全戰場主攻；齋藤中井等三個師團，則集結於奉新高安一帶，擔任助攻，至以甘粕師團全部，集結通城麥市之線，擔任側攻；並以藤田師團，配合波田支隊，在營田登陸，擔任側翼迂迴。總計敵全部兵力，凡六個師團及海軍陸戰隊一聯隊，計十八萬餘人，海軍艦艇三百餘艘，飛機百餘架，化學兵隊若干，分由贛北鄂南湘北三方面同時進犯，企圖六路會攻，於九月三十日以前，一舉而下長沙。

新牆血戰

九月十四起，敵以小部隊，在奉新以北一帶活動，圖牽制我軍於該處，使新牆河正面露出空隙，而使其長驅直入。十七日晚，敵竄抵奉新以北的上窩鎮；十八日清晨，新牆河全線，即發生猛烈的砲戰，敵砲百門以上，不斷射擊；迄晚，由九馬嘴起，經榮家灣、新牆、箕口至草鞋嶺百餘里，皆展開劇烈的血戰，我軍陣地，雖均為敵砲所毀，然我英勇將士，仍奮勇衝殺，愈戰愈勵；尤以新牆北岸三角地帶的我軍，處敵衆我寡陷入重圍的危境，仍堅守不退，使敵軍支付了慘重的代價。自「九一八」開始，惡戰三晝夜，敵不能南越新牆河一步；抗戰以來，我以一師兵力擊退敵一師團之衆，實以此役爲新紀錄。

營田

敵既經五日的攻擊，仍不能跨越新牆河，乃改以民船運輸藤田師團一營陸部，及波田海軍陸戰隊，用軍艦曳航，經洞庭湖，駛抵湘陰縣西北的荷葉湖口，轉沿鐵路南竄，再到荷葉湖之東潛入湘江，即在營田北十餘里的鄧白歧地方，於二十三日午夜一時許，由敵機三十餘架掩護，強行登陸。我守軍立即起而

應戰。至侵晨五時許，敵汽艇增至二百餘艘，每艘載兵二十餘人，兵力已達四千餘，在猛烈機砲掩護之下，施行強襲，敵並施放大量的毒氣，戰況之烈，不下於歐戰時德軍之攻擊列日要塞。我軍死傷雖重，但仍擊沉敵艇二十餘艘，殲寇千人，士兵猶能在官長陣亡以後，單獨作戰。例如牛形山的爭奪戰，我士兵數人固守山頂，殺敵數十，雖死不退，極爲壯烈！同日深夜，陣地無大出入。敵意本在犯營田後，即可直取汨羅，南下白水，一面截斷我新牆河部隊的歸路，一面乘勢而取長沙。孰料在營田附近地區，血戰兩日，始終不能擴張戰果，東進南下，均不可能。敵之正面部隊，雖於二十三日突破新牆到榮家灣間的待衝坊、七步塘兩點，仍不能壓迫我軍全綫的後退，敵之攻勢，因之大挫。

誘敵深入

當新牆營田正激戰間，敵助攻部隊的甘粕師團，卽由通城出動，經麥市、桃樹港南犯，進窺湘鄂邊界的長壽街，企圖側擊我軍右翼，並威脅修水我軍。同時，敵總預備隊的荻洲師團，亦集結於楊林街，南犯長樂。我新牆守軍，爲誘

敵深入一鼓而殲計，乃作有計劃的轉移，鴉雀無聲，秩序井然。此時新牆之敵，一部已竄抵歸義及新市之綫，營田之寇，亦竄抵白水西北的東塘地方，其戰車一部，且運抵長樂街待發。敵誤認我軍潰退，可不血刃而獲長沙，遂分兵兩路，一自歸義沿白水，一自新市、長樂街沿官道，犯大橋及福臨舖。我軍以勁旅堅守橋頭驛至福臨舖之綫，誘敵大步南下，而以大軍完成大包圍勢，張開袋口，準備捕鼠。

▲全線 我完成殲敵佈置後，寇之主力，已到達橋頭驛北面的三姐橋，及福臨舖
▽反攻 南邊的青山市，我伏兵乘機突擊，敵猝不及防，損失奇重；我預留山岳

地區的精兵，亦猛烈予敵以側擊；敵聞到此，始知中計，雖其先頭部隊，已抵長沙近郊五六十里之處，亦被迫不得不向外翼擴張，以主力移趨金井、上杉，俾減輕其側翼的威脅。我軍於二十九日下令全綫反攻，首將上杉市之敵，包圍消滅；繼向福臨舖之綫猛攻，收復其附近各重要據點，且進而將李家段攻克。此時敵助攻部隊，尚遠在長壽、獻鍾救援不及，敵主力軍遂不能不重蹈台兒莊的覆轍，於十月一日全

綫總崩潰，我跟踪追擊，五日之間，盡收汨羅、新牆兩陣地，恢復九月十八日以前一年來對峙之局。且乘戰勝之餘威，進追岳陽附近，追擊殘敵凡一百二十公里。共計激戰二十四晝夜，斃敵近三萬人，尚獲戰利品無數。係倭寇空前的慘敗，亦爲我們一個劃時代的大勝利！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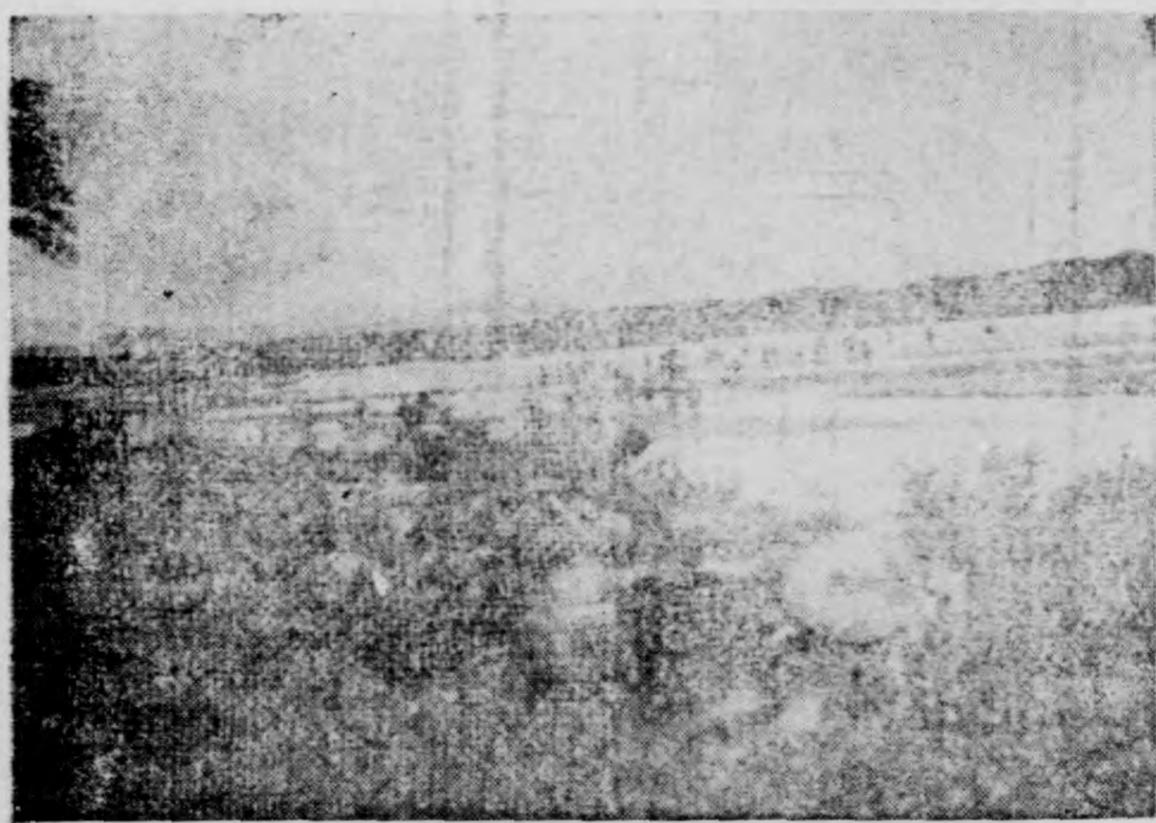
會戰中出現了兩次風險，一爲九月二十三日的敵軍強登營田，另一則爲同月二十五日的我軍調整正面陣地；這兩次風險，均爲我忠勇將士所化險爲夷了。

長沙大會戰，係淞滬、南口、台兒莊以後，最大的一次惡戰，敵軍勢如探首入囊，我軍則如長驅羊豕！我們許多英勇的健兒，在湖北的陣地，建立了無數動天地泣鬼神的戰績，可與日月並光，可偕河山不朽！

當湘北大戰勝利在握的時候，大公報的長沙特派記者，有着極樂觀的報告，可視作抗倭戰史的一頁：

「運日湘北我軍，反攻奏捷，長沙附近人民聞訊，莫不歡欣！湘江碧水之平靜

，一如前綫戰事之穩定。
。嶽麓巍然雄峙，漫山
紅葉，似在含笑，爲我
忠勇將士慶祝勝利。古
寺疏鐘，不時敲破此名
城之岑寂。記者處此，
愈覺長沙可愛，尤深信
其偉大難撼也！——大
公報：十月四日長沙專
電」



◀新牆河畔擊出之中我軍▶

戰 艦 場 一

四 洞庭吞落日

洞庭西望楚江分，水盡南天不見雲；日落長沙秋色遠，不知何處
弔湘君？
——李白：游洞庭湖詩之一

洞庭湖爲我國五湖之首，它的位置與範圍，我國史書上均有很詳明的記載：

一統志

洞庭湖，禹貢之九江也，爲湖南衆水之匯，巴陵居其東，華容及澧州之

安鄉二縣居其北，常德府之龍陽縣居其西南，沅江縣居其南，長沙府之湘陰縣居其東南。每夏秋水漲，周圍八百餘里，其沿邊則有青草湖、翁湖、赤沙湖、黃驛湖、安南湖、大通湖，並合爲洞庭。至冬夏水落，衆湖俱涸，則退爲洲汊溝港。

山海經註

洞庭，地穴也，在巴陵縣西。又有洞庭陂，潛伏通江。離騷曰：遭

吾道兮洞庭，洞庭波兮木葉下，皆謂此也。

水經註

湘、沅、澧、澧四水，同注入洞庭，北會大江，曰五渚。戰國策云：秦與

荆戰，大破之，取洞庭五渚，卽指此也。湖水廣圓五百餘里，日月若出沒於其中。

禹貢

沅水、漸水、元水、辰水、淑水、酉水、澧水、資水、湘水，皆合於洞庭，意以是名九江也。

舊志

入湖九水，惟湘沅源最遠，故每歲視二水大小，爲湖面廣隘；而消長遲速，則又視江漢爲歸。若荆湘江漲，湖將不雨而溢。

明統志

洞庭每歲六七月間，岷峨雪消，水暴漲，自荆江逆入洞庭，清流爲之改色。

從地理學上，不管是自然地理亦好，人文地理亦好，國防地理亦好，以及什麼將某一專題爲對象的地理亦好，對於河流，都承認各有其特質，有的叫做政治河流，如萊茵河、多瑙河等是；有的叫做商業河流，如泰晤士河、易北河等是；有的叫做農藝河流，如尼羅河、馬孫河等是；有的叫做文化河流，如黃河、伊索不達米亞河等是。河川因所處環境的不同，而有種種的分類。湖泊方面，何獨不然？北美的蘇必略湖，可發很大的電力，時人稱之爲「白煤」，這是工業的湖泊；瑞士的萊芒

湖，爲國際聯盟的所在地，吸住了環球的視線，這是政治的湖泊；西伯利亞的貝加爾湖，爲蘇聯遠東鐵道網的核心，做抵抗日本北侵的堡壘，這是軍事的湖泊；我國市井間常看到的「五湖寄跡陶公業，四海交游晏子風」，這裏所指的五湖，是洞庭湖、鄱陽湖、洪澤湖、太湖、巢湖，係越國大夫范蠡，託名陶公致富的地方，可以說是商業的湖泊。這些湖泊的分類，同河流一般，可謂不勝枚舉。

洞庭是我國最大的湖泊，它不僅具備商業的特性，做貿易的總匯，且賦有政治上、軍事上、文化上、水利上種種偉大的因素。在政治上，它常是人們天然的國境，以它茫茫的水，做兩邦間的絕緣體；在軍事上，它又是很險要的根據地，港汊沼澤，隨處皆是，易守難攻，便於作戰；在文化上，它儲積了九條大川，有好幾條是發源於蠻貊間之水，靠看水的交流，緩緩的把中原和南蠻的文化調和起來，發生了溶合的化學作用；在水利上，它是長江的吞吐口，長江以南五嶺以北諸大河流的蓄水池，水溢則入湖，水淺則出江，起一種調節的機能，使長江水位保持常態，不早

不潦，沿岸田野，悉成沃土。諺云：「湖廣熟，天下足」。湖廣出產的糧食，對我國民食問題上，有着決定的力量。湖南的民謠亦說：「環湖熟，全湖足」。洞庭湖附近的農產，在湖南民食問題上，又有着這樣決定的力量。水利和農事是互為關聯的，洞庭湖的貢獻是多麼宏偉呀！

洞庭湖因為有了這些重要性，故歷代以來，往往是用兵者所必爭之地，浩瀚的湖波，含着鮮紅的血水，洞庭湖就是一個大戰場。

從春秋、戰國、到秦、漢，洞庭湖幾於沒有一點不波的時候，這些太遠了的史事，我們且不去說它。就自魏蜀吳三國說起，洞庭湖沿湖一帶，屬於荊州，荊州爭奪戰最猛烈，劉琮不戰而降，把荊州獻給曹操，操率七十萬人馬，浩浩蕩蕩的下江南，他自信擁有如此兵力，穩可掃蕩一切，橫中流而賦詩，是怎樣的志得意滿：「月明星稀，烏鵲南飛；繞樹三匝，無枝可依！」他作此語，是在諷示劉孫之輩，不料竟伏下自己的讖言，促成了劉備和孫權的合作，赤壁一戰，把曹軍殺得七零八

八落，曹孟德狼狽奔華容，遭遇關雲長的伏兵，虧得張遼掉着三寸之舌，纔令念及「三日一小宴、五日一大宴、以及送金贈袍」的舊誼，僥倖逃了一命。曹氏脫離了華容的虎口，生命纔有保障，遂命曹仁守住江陵，子禁守住襄陽，自己則趕快經南陽退回許昌，又由許昌退居臨漳，真是驚弓之鳥，坐臥不安。江陵要地，未幾又爲劉備孫權劉琦的聯軍所破，劉備依照預定的計畫，推劉表的大兒子劉琦做荊州牧，推孫權做徐州牧，自己則仍用豫州牧的銜頭，繼續佔領武陵長沙等郡。幾個月後，劉琦一死，劉備又自兼了荊州牧，展開有名故事的「借荊州」。最倒霉的是周瑜，他出的氣力不算小，結果一無所獲，攻打江陵的時候，又中了流矢，其後扶病回鎮江，向孫權條陳伐劉璋取巴蜀，西行至岳陽附近的巴丘，就疽發背上暴死了。魏蜀吳三國分立的開端，從戰赤壁一役起，這時洞庭湖的沿岸，做了他們爭奪的目標。

發生於洞庭的第二樁大事，係岳飛的蕩平楊么（一名湖賊楊太）之亂。南宋紹興年間，朝政不綱，盜賊紛起，湖湘大盜楊么，嘯聚於洞庭湖，四出劫掠，波濤浩

渺，港灣紛歧，防不勝防。岳飛奉命親率大軍，爲長塹之圍，大小數十戰，終擒楊玄於巴陵縣南五十里的石城山，犂庭掃穴，賊患大平。宋史本紀記載岳飛計擒楊玄一事，描寫得有聲有色：

「……玄負固不服，方浮舟湖中，以輪激水，其行如飛，旁置撞竿，官舟迎之，輒碎。飛用通判薛弼議，伐君山木爲巨筏，塞諸港汊，又以腐木亂草浮上流，而下擇水淺處，遣善罵者挑之。賊怒來追，草木壅積，舟輪礙不行，飛急擊之，賊奔港中，爲筏所拒，官軍乘筏張牛革，以蔽矢石，舉巨木以撞其舟，盡壞，玄投水，牛皋奮斬之，飛入賊壘，出擊八日而奏捷。初玄恃險曰：欲犯我者，除是飛來人，以其言爲讖焉。……」

洞庭湖的第三樁事，爲圍賊張獻忠的焚掠，據明史載：

熹宗天啓十六年八月，張獻忠連陷岳州、長沙、衡州、九月進陷寶慶、永州，十月，又陷常德；賊勢極爲猖獗，如入無人之境。獻忠自率衆二十萬人，分掠湖畔

各地。明都督左良玉，親提大軍痛剿，長沙爲其收復，獻忠要回師援長，擬自常德橫渡洞庭湖，卜於湖神，不吉，投琰而詢，又沒有得到下落，索性準備強渡，不料說聲遲那時快，狂風大作，波濤連天，張獻忠的賊性大發，認爲婦女係穢物，可以壓服湖神，遂把巨舟千艘連接起來，上面裝滿了擄掠來的婦女，舉火焚舟，火光燭天，從正午燒到第二天的早晨，火勢猶不熄。那天晚上，火光照耀，湖上如同白晝一般。獻忠率輕騎就陸道，再逼長沙，長沙巡按劉熙祚不戰而走，長沙又爲賊衆所陷。

同年十一月，張獻忠劫得大批輜重，乘巨艦渡湖，率衆將下岳州，明將王世太楊文富以兵三千人迎戰，獻忠佯走，官軍見他的舟重財多，爭相搶奪，張遂以輕舟出擊，官軍被殺死和遭溺斃的，人數極多。賊將混天龍乃乘勝入據岳陽城，明將馬士秀等因風窮追，張獻忠急下令趕造浮橋渡江，擬由荊州入蜀，人馬剛過一半，浮橋不勝載重而折，溺死無算，獻忠大怒，即盡殺所掠婦女，投屍江中，遂西行。

明末流寇荼毒洞庭湖畔之烈，真可以說血風腥雨，雖罄洞庭之水，亦不能洗去瀕湖諸縣人民的血迹。

日本軍閥驅其獸兵，分道入洞庭湖肆虐，殺戮之慘，更甚於闖賊張獻忠。我軍乃在湖沼河汊地帶，利用犬牙交錯的地形，步步設防，處處埋伏，加以道賂早經我方澈底破壞，敵之機械化部隊，遂如失水之魚，無法運用，糧彈運輸，被迫靠着騾馬，以致呼應不靈，補給為難，一經我軍猛烈夾擊，敵遂如入陷阱，不能倖免。洞庭湖的波濤，雖可作敵寇海軍的揚威耀武處，當營田「強行登陸」時，敵人得意洋洋，自詡可媲美柳川師團在金山衛的「強行登陸」，以為一下子可以擊潰我軍的主力，來一個主力的殲滅戰。不過，這一次敵閥的估計錯了，洞庭湖的水浪，竟做淹斃倭奴的利器，敵人處此「左山岳右湖沼」的死地，無論如何掙扎，結果依然只有死路一條；因此，一幅「洞庭吞落日」景物，便呈現於我國、敵邦和世界人士之前了，這叫做：

「水能載舟，亦能覆舟。」

同時亦可以這樣說：

「夕陽無限好，只是近黃昏！」

驚濤駭浪的水勢，多疑、躁急、小氣的敵人，自難免其滅頂的厄運；黃昏時的夕陽，緩緩的爲地平綫所遮沒了，當然不能再保光輝了。

日落吞庭洞

五 上將軍

什麼叫做上將軍？孫武子的地形篇，給我們一個明確的答案：

「料敵制勝，計險阨遠近，上將之道也」。

所謂上將，不是指其官階高，而係表示其勳業著，他能知彼知己，料敵如神；他能知天知地，制勝機先；他能百戰百勝，無往不利；他能保國衛民，安良除暴。所以上將是民族的救星，國家的干城，和人民的褓姆！

名將、健將、驍將、勇將等等，並不是人人可夠得上稱上將軍，這如許多良馬之中，並非匹匹可算是神駒一樣。從黃帝到現代，我國無量數的將星中，嚴格言之，智勇兼備的上將之才，實似向曙之星寥寥可數。

欲做一員上將，絕不是容易的事，必須具備這樣的條件：

(一)對於戰鬥的準備與實行上，始終成竹在胸，勝算在握；

- (二) 人家愈感棘手時，他愈有辦法；
- (三) 在極端艱危的時候，他能履險如夷指揮若定；
- (四) 能夠做到「守如處女，出如脫兔」的地步；
- (五) 充分明瞭敵人的全部企圖，隨時能在戰鬥中佔上風；
- (六) 不但在戰前或戰時，能妥為佈置，恰到好處，且能着眼於戰後的整備；
- (七) 知有國族，而不知有自己，能夠公爾忘私及大公毋我；
- (八) 具備一切軍人應有的智能、精神與道德於一身，做古今中外無懈可擊無疵可議的一位完人。

上將軍的任務，是在將將和將兵，換句話說，就在指揮軍隊。軍隊的本質是甚麼呢？拉丁文上稱軍隊為「Arma」，普通有三種涵義：其一、指陸上的武裝力量，有時是指某一國家全部武裝力量之總和；其二、指某一國家站在戰線上的一部份的武裝力量，即是指出作戰的軍隊，以別於這一國家中的其他部份武力；其三、指在一

個戰場上，爲執行某種特定的任務而動作的武裝力量，例如個別的軍、兵團、集團軍之類。德國軍事學泰斗塞克脫（G.v. Siedt）將軍，更進一步說明軍隊最低限度的本質：

「軍隊是由各種族各階層集合而成的，明白表現民族的統一，更造成國家機構的最有力的箝扣。它隨時準備着抵抗別人，以保障國家的生存，進而堅強表示國家的意識。軍隊在世界各種利益爭持中，爲國家造成說話力量的重心。在軍隊裏面，各個人的義務，明顯的會成功一個整個的，卽成爲國家的，各個人的責任，均爲整個而負的」。

我國今日的軍隊不算少，惟裝備多處劣勢，故指揮軍隊從事作戰的將領們，當然更不容易做，且不容易做得好。

我們的領袖 蔣委員長，對於我國積弱的癥結，看得十分清楚，他說：「建國必先建軍，建軍必先建設軍官」。因爲「國家興亡，軍人之責；軍隊消長，軍官之

責」。我們地大人衆，列強環伺，要爭取建國的順利完成，須建設一千萬人的良好軍隊；要完成一千萬優良軍隊的建設，那末，必須訓練五十萬員以上的軍官纔行。領袖過去在黃埔，在廬山，在峨嵋，在瑤珈，均爲訓練軍官而殫精竭慮。我們現在所需要的優秀軍官，要有堅定的信仰，要有創造的意志，要有服務的精神，要有健康的體魄，要有豐富的情感，要有充分的知識，要有宣傳的技術，要有組織的能力，要有衝國的智能，要有生產的技藝，要有必勝的信念，要有必死的決心；此外，還須具有苦幹、實幹、窮幹、快幹的新精神，奉行整齊、清潔、簡單、樸素的新生活，養成勤勞儉樸的新風氣，造就建設創造的新性能。士兵如手足，軍官像頭腦，腦筋明敏，則手足自然靈活，所以建軍必須建設軍官，正如「先腦後手」的意義一樣，一些都不能大意，一點都不能脫節。

我國現適在變形期的階段上，什麼都在變，均朝着光明的方面變；建國和建軍的工作，就是兩種偉大的變。「建國在抗戰的時候」，「建軍於建國的期間」，無疑的

這是自然的趨勢，亦是一樁最爲艱鉅的事業！

民族救星、國家干城與人民禔姆的上將軍，便是千變萬化的變形期中，表現出他非常的功勳；變形期內一切人的事的物的環境，皆爲培育他發生發展的原素。

薛伯陵將軍便是一個很好的例子！

民國二十七年十月二十日的廣州淪陷，接着在同月二十六日的武漢撤守，敵騎很快的就踏入了湘北，那時的敵人，好像餓虎飢鷹似的，在嗅覓着我軍的主力，希望來一個主力的決戰，好一決雌雄，早了戰事。湖南的地位，剛好夾在粵漢的中間，動植鑛的物產，樣樣俱備，三千萬的人民，又最富於民族革命的精神，無論在物力人力上，我們必須保有湖南，以此爲抗戰建國的根據地，然後禦倭復興纔有辦法。何況湖南的形勢，當東南西北之衝，敵人一旦踐踏了湖南，則我國西南大後方和東南半壁的聯繫，將被其全部截斷，敵閥可自極南的廣州，經粵漢路而至漢口，再打通了信陽鄭州這一段，又可發自漢口，經平漢路而抵北平，然後復從北寧路以通

瀋陽，由瀋陽經長春、永吉而通其新築的吉會路，以達朝鮮的雄基而出日本海，則敵閥可謂整個的支解了我們。這樣一來，我們的收復失土工作，不知要艱難多少倍？我們的子孫，不知要經歷了多少災劫？侵湖南以打通粵漢路，便是敵閥狂圖的起點，我們如不能粉碎此一狂圖，則抗戰建國均無從說起！

處敵閥南竄北犯必要得而甘心的湖南，開始有點震動了；不料就在震動得最厲害的時候，省會的長沙，又來了一場大火，火光照耀了水碧沙明的湘江，灼熱了強毅勇敢的湘民，湖南的命運待判定了！

許多人以為長沙陷落，僅是時間上的問題，故當敵騎未至之前，先來一個「焦土」。便在這個千鈞一髮的時候，薛伯陵將軍奉令由贛移節長沙，雍容坐鎮，貫徹「全民保土」和「全土保民」的英明主張，敵閥氣為之奪；加以碰了幾個硬釘子而後，來攻衡陽的陰謀放棄了，打通粵漢路的狡計停頓了，我們已經焦土準備撤退的長沙，亦危而復安了，湖北全綫的戰局，從極端陰晦復趨於極度明朗了。這就是

說：敵人由優勢漸轉入劣勢，而我軍則由劣勢而變爲優勢；過了午刻的「太陽」，一步步的沒落，只有淡黃色的餘暉，已不復是「日麗中天」時的炎炎可怕了。

挽回這次危局的是 薛伯陵將軍。

民國二十八年九月，侵華第一號劊子手的板垣，爲雪過去喪兵折將之辱，陸軍大臣不做，親自來華指揮，他的第一個下馬威，就揀定湘北做對象，東湊西集了十八餘萬的精兵，會同海陸空軍和化學兵隊，想在湘北大殺一場，好向倭國人民交代，且可稍復其往日的面子。浩浩蕩蕩，六路進兵，當時有許多人替湘北捏一把冷汗，認爲我國非其敵手，長沙的失守，又是所謂時間問題。

薛伯陵將軍以一身繫湘局安危，奮其雄威，把板垣及其傀儡西尾，殺得七零八落，再造成湘北的大勝利，嚇得板垣之徒，不得不抱頭鼠竄，到南京開甚麼「軍事會議」，圖挽頹勢；敵國參謀總長閑院宮，亦不得不倉卒飛華，替疲敝的敗兵打打氣；大漢奸汪精衛的賣國勾當，同樣的受了一個致命的打擊，傀儡組織的醜劇，不

得不延期登台。

湘北大捷的消息，頃刻間傳遍了中外，人們衆口一聲的說：

「薛伯陵真不愧爲上將軍」！

薛將軍於湘北大捷之餘，對往訪記者，說明此次勝利的原因，及國民應該堅守的準則，是一篇有歷史意義的談話，茲特不刪一字的轉錄如次：

兩	種
估	計

本年三月，當我軍在南昌會戰，湖南情勢緊急的時候，岳曾於長沙各界第二次聯合紀念週上，報告軍事情形，並堅決的指出了兩個要點：

(一)從地形上說明，江西東北爲鄱陽，湖南西北則爲洞庭，九宮幕阜山脈亘於兩省，自南至潯以達長岳，都屬盆地，敵軍深入腹地，無異自投羅網，我們利用山地湖沼，可以造成圍殲敵人的有利形勢；(二)從全國整個戰局說明，我們是民族的革命戰士，決不顧慮一切生命財產的犧牲，決不畏懼敵人的砲火侵略，而且唯恐敵不以重兵置於本戰區；因爲敵人越以重兵置本戰區，我們越有聚殲敵

人的機會，這是對於我們全國整個抗戰的大局，是最有利的！

最後

掙扎

果然，敵軍自侵佔了南昌之後，軍事上、政治上、經濟上，不但得不償失，而且在一個長時期以內，疲於奔命，一籌莫展。直到最近，敵國受了國際孤立的痛苦，和國內反戰的打擊，同時鑒於數月以來，在湘北、鄂南、贛北，與我軍繼續作戰，始終沒有一點成果，無法苟延其生命，祇是作最後的掙扎，來窺伺長沙。

自投

羅網

此次敵攻長沙，深知非集中大兵，必遭覆沒，所以從九月十四日起，出動六個師團的陸軍，和海軍陸戰隊一聯隊，並利用大批敵機和毒氣，與我軍展開了血戰。我軍將士，在民族抗戰的聖地上，灑遍了忠黨愛國的血花，每一寸國土，必使敵軍交付最大的代價，給敵軍以最大的打擊。現在敵寇在湘贛兩省，盲目亂竄，身陷重圍，已無異自投羅網，自速敗亡，此正我們殲敵良機，必能使敵寇遭受空前的慘敗。

不過當此之時，有幾個重要意義，要請同志同胞一致注意，奮起實行：

堅持

第一、堅持抗戰建國的國策與戰略——我們抗戰的根本目的，是爲民

抗戰

族謀永遠的生存，是爲建立三民主義的新中國，這個神聖而艱鉅的使

命，須要全國一致團結，不惜最大犧牲，作持久的戰爭，纔可制敵的致命，而獲得最後的勝利。我們唯有堅決的在英明神武的總裁領導之下，抱破釜沉舟的決心，

執行抗戰到底的任務，不因任何艱難困苦而動搖意志，纔可驅逐倭寇，挽救國族；

摧毀

第二、以全力摧毀敵僞組織——敵一貫陰謀，卽利用漢奸僞組織爲其侵

敵

謀的工具，其目的在欺騙我國民，使爲亡國奴隸而不自覺。我們每一個

國民，須不忘記倭寇的血債，嚴格遵守國民公約，站在國家民族的崗位，激揚忠義，保衛領土和主權，處處予敵僞迎頭痛擊，務期粉碎敵人陰謀，消滅漢奸組織；

加緊

第三、一切戰時工作，須經常不斷的進行——當此抗戰嚴重關頭；

工作

一切戰時組織，應加倍嚴密；一切戰時工作，應加倍緊張；各同志

同胞，當益勵忠貞，加強精神動員，所有後方生產，及最近發起的徵募寒衣運動，尤須全力以赴，以達成全民抗戰的任務。

爭 取

勝 利

總之：我們的責任，不但要保衛湘贛，而且要保衛中國；不但驅逐倭寇退出湘贛，而且要驅逐倭寇於中華領土之外！本戰區武裝同志，誓與本戰區共生死同存亡，雖餘一兵一卒，亦必奮鬥到底！望我忠黨愛國的同志同胞，開勝不驕，開敗不餒，堅毅沉着，不屈不撓，再接再厲，使湖南江西，成爲敵軍的墳墓，爭取抗戰最後的勝利，以保障中華民族永遠的生存和獨立！

長沙之戰我軍不守
守陣地不死用方安
只求殲滅敵人取絕對
攻勢，實行反包圍，以
破敵之包圍，堅忍不
著，快速機敏，將士忠勇
用命，人民動作協同，
存解之公

共八年十月十日于
長沙戰鬥司令部

六 曙光第一線

長沙大會戰的勝利，是在民國二十八年的國慶日完成的，這係喜上加喜，可以說雙喜臨門！此一喜訊傳到行都的重慶，立刻在國民政府的門前，擠滿了黑黢黢的一羣人頭，但見萬頭鑽動，數亦數不清，但見旗幟飄揚，看亦看不完。

從長蛇陣的遊行羣衆中間，不時飛出一片激越軒昂的歌聲，勝利的號音，響遍了任何一個角落！

湘北大勝的高報播到了上海，到了香港，到了有華僑足跡的海外，立刻就可看到街頭的報紙號外，隨處飛舞，報販提高着嗓子在喊：

「請看好消息！我軍大勝利！日本鬼子打敗仗！」

寄跡於外人勢力範圍下的同胞，湖北的勝利，給他們和她們的內心，留下一個「最後勝利在眼前」的安慰，像春天的和風甘雨似的，勝利的幼芽在長成了，在開

花結果了。

湘北鐵寇的捷報，傳遍了全中國，人們在慶祝建國紀念日的時候，兼來祝賀這個劃時代的大勝利，人無論男女，地無論遠近，人人的臉孔上，均浮出勝利的微笑，人人的心地上，均覺得輕鬆的快感，全國的歡呼聲、祝捷聲，溶成一條保障勝利的洪流！

「中國又打勝了」，這個消息傳到歐洲，英國保守黨政府中人，覺得日本太沒有用太不經打了，大英帝國在遠東的權益，從此漸不怕日本軍閥的威脅，可以安心在歐洲打希特勒，他們不禁放下鉛一樣重的心，望着遠東地圖，細味其烟斗裏面的「淡巴菰」。法國人士接到了這條確訊，替太平洋的陽台、兼是法國海外第二位殖民地、且受暴日威脅最兇的越南，鬆了一口氣；自敵閥侵佔海南島和斯巴特萊羣島後，法屬越南這個陽台，已被暴日的魔手所伸入了，法國人朝夕在担心日本強盜會登堂入室，削弱法蘭西帝國人力物力財力的一大幫助，他們聽到日軍失敗的消息，

難怪要深深地鬆了一口氣。曾和暴日一度親暱的德國和義國，以前爲了取得了日閔的歡心，不惜降低了在遠東的原來地位，被愛護正義的人士所同聲斥責，日本軍閥的泥足步步戳穿後，德義均不期然而然的，同覺上了日本鬼子的當，好在德義日的「防共」協定，沒有進一步變成軍事同盟，否則真受累不淺。我國古語說得好：「無友不如己者」，德義對日，同作秋扇之捐了。蘇聯得到這條消息，很簡單很直覺的說一句：「暴日原不足畏，黔驢之技止此」！

我國勝利的戰訊傳到了新大陸，華盛頓的大政治家們，再不怕暴日侵及菲律賓及夏威夷了，認爲他們所辛苦得來的遠東均勢，又有恢復之望了，門戶開放機會均等的中國市場，日本無法獨占了，所謂和製的「遠東新秩序」，不能順利實現了，這一場歡喜，真非同小可！

遠東和歐西許多弱小民族，聽見了我們把暴日打敗，世界第一個頂蠻橫的國家，給我們所痛擊，無異在強權社會中，注入了一服清涼劑，弱小民族的解放更有把

握了，難怪它們要爲我國的勝利而鼓舞，原來是痛癢相關啊！

聽到湖北捷音而發愁的，只有上海滬西歹土的汪逆黨徒，和南京北平的羣醜，他們出賣祖國的好夢被打得粉碎，他們好像坐在針氈上一樣的難過！

敵國的難過，尤有甚於漢奸。板垣出馬失利的報道，片刻間傳遍了三島，雖然敵國新聞的統制很嚴密，但僥倖消息，依舊可通過檢查的漏洞，送入朝夕盼望戰爭結束的倭民耳朵，像波平如鏡的池塘裏，投下一塊石頭，發生了不小的波瀾，倭民無論男女老幼，均受了莫大的刺激！「板垣最後一張王牌」失敗了，東京三宅阪的敵國軍部，頓時起了一陣騷擾，寇酋陸相畑俊六接到這一張戰報，呆立有若木雞；軍人會館內那些敵國們，亦面面相覷彷徨無策；二重橋頭的倭皇得訊，爲之悶悶不樂，無可奈何的去看其生物標本以自遣；一時敵巢東京，好像蒙上黑紗似的，失望、彷徨、沉悶、恐懼、焦急、悲哀，種種說不出的難過，一時齊上了心頭！連號稱日本軍神的乃木大將銅像，亦很像掉下了眼淚來。迫得敵揆阿部信行，發出如下的

哀鳴：「解決中國事件，並不如一般人想像的容易，抗日軍隊現尚有二百四十師之衆，事件的結束仍渺茫得很！」

「皇軍」的聲譽，經湖北一役，開始爲中外乃至倭邦所蔑視了，「皇軍」前如「蝗軍」，像飛蝗一般，到處廬墓爲墟；現則進一步而爲「惶軍」，驚慌惶恐，許多拿着我散發的「優待證」，叩頭長跪，企貸一死，士氣渙散，戰志墮毀，由「皇軍」經「蝗軍」而變爲「惶軍」了，經不起我們軍民的迎擊，便惶惶然若漏網之魚，喪家之犬，驚悸百出，狼狽萬狀！這是「武士道」的總崩潰，這是「中華魂」的抬頭時。

湖北的戰場，係表現「惶軍窘境」的舞台：這一幕有聲有色的悲喜劇，不祇空聞所限制，很快的就像通過了透視術(Tele-vision)一樣，歐美各地，皆能目覩，敵國慘敗的電影傳真，壓倒了著名影城好萊塢的任何傑作。

自九月十四日開始，先後經過二十四晝夜的血戰，我們在湖北創造了驚人的戰

果。這一戰果，有四意義：

第一、是鞏固了我國軍民的信心，認為日本鬼子並不可怕，我們勝利已屬必然；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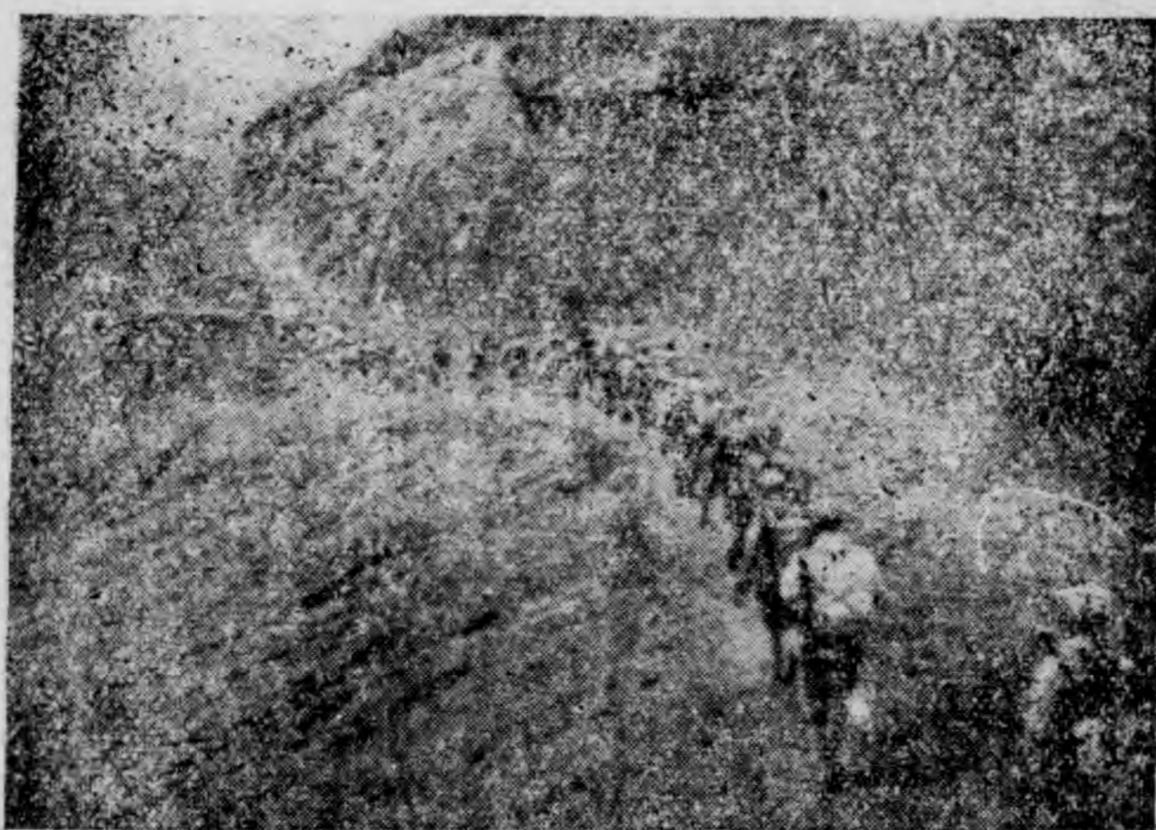
第二、是刺痛了賣國漢奸的良心，使這些秀民敗類，感覺到日本主子並不可靠，叛國罪惡實至深重；

第三、是告訴了歐美各邦的朝野，暴日已自一等強國降為二等國，這一匹瘋狗，業被中國所扣住，此後將不能再禍世界；

第四、是喊醒了倭國民衆的覺悟，日本軍閥這樣冒險瘋狂下去，結果日本全國只有「切腹」一途，日閥不只是中國的敵人，且為日本自己的敵人，日本民衆須為國利民福而打倒日閥。

湘北大捷，一方面係我國最後勝利的基石，一方面又為敵閥喪鐘的初鳴，一切有利的因素，均在我們這一邊。

爲收復失地而大步前進！



極東的天際，黑暗緩緩地消失了，從銀灰色漸漸地變作魚肚白，再由魚肚白逐漸地化爲大洋紅，接着赤橙黃綠青藍紫七道顏色四射了，於是黑暗落在後頭，光明出現前面。

這是大地上曙光的第一綫，光芒交織着「最後勝利必屬中國」八個大字。

就在這個時候，世界開始換上一副新裝。

線 一 第 光 程

陽斜逐北湘

每册實價貳角

著作者 杜 都

發行者 中 興 書 店

經售者 各 地 各 大 書 局

版權所有不准翻印

中華民國二十九年四月版

82

449197

本書審查許可證湘審書字第

005

號

